

<<河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河岸>>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9873

10位ISBN编号：7020069878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苏童

页数：2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河岸>>

### 内容概要

《河岸》是一部描写现实与历史、青春与成长的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烈士的后代“库文轩”在文革时代，因其烈属的头衔遭到诸多质疑，便在被指有作风问题后剪了自己的阴茎。为了让离开河岸的父亲能与奶奶的纪念碑永远在一起，库文轩儿子库东亮把象征历史光荣的纪念碑背到了船上，在岸上人的讨伐声中，库文轩投河自尽。

故事展现了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展现了生命的卑微与顽强。青春成长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

小说展现了主人公库东亮的残酷青春与灰色记忆，这个来自香椿树的少年漂泊者在河流之上，空旷、孤寂，历史和现实如时间与空间一样迷茫，烈士邓少香和和当红慧仙的沉浮荣辱，仿佛穿透了历史烟云而陷入现实迷障。

质朴的船民和势利的市民对立而又相似，傻子扁金屁股的鱼纹和库文轩的胎记，该消失的和不改消失的一样无奈。

#### 作者简介

苏童，1963年生于苏州，作家。

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十万字，代表作包括《米》、《我的帝王生涯》、《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

书籍目录

上篇儿子隔离生活作风河流天堂字码头船民东风八号寻人沙发慧仙抓阍母亲河水之声河祭下篇少女红灯名人人民理发店理发一天惩罚孤船纪念碑下去鱼或尾声

## 章节摘录

儿子 1 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

别人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房屋里，我和父亲却生活在船上，这是我父亲十三年前作出的选择，他选择河流，我就只好离开土地，没什么可抱怨的。

向阳船队一年四季来往于金雀河上，所以，我和父亲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鱼类，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逆流而上，我们的世界是一条奔涌的河流，狭窄而绵长，一滴水机械地孕育另一滴水，一秒钟沉闷地复制另一秒钟。

河上十三年，我经常在船队泊岸的时候回到岸上，去做陆地的客人，可是众所周知，我父亲从岸上消失很久了，他以一种草率而固执的姿态，一步一步地逃离岸上的世界，他的逃逸相当成功，河流隐匿了父亲，也改变了父亲，十三年以后，我从父亲未老先衰的身体上发现了鱼类的某些特征。

我最早注意到的是父亲眼睛和口腔的变化，或许与衰老有关，或许无关，他的眼珠子萎缩了，越缩越小，周边蒙上了一层浓重的白翳，看上去酷似鱼的眼睛。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守在船舱里，消沉地观察着岸上的世界，后半夜他偶尔和衣而睡，舱里会弥漫起一股淡淡的鱼腥味，有时候闻起来像鲤鱼的土腥味，有时候那腥味显得异常浓重，几乎浓过垂死的白鲢。

他的嘴巴用途广泛，除了悲伤的梦呓，还能一边发出痛苦的叹息，一边快乐地吹出透明的泡泡。

我注意过父亲的睡姿，侧着身子，环抱双臂，两只脚互相交缠，这姿势也似乎有意模仿着一条鱼。

我还观察过他瘦骨嶙峋的脊背，他脊背处的皮肤粗糙多褶，布满了各种斑痕，少数斑痕是褐色或暗红色的，大多数则是银色的，闪闪发亮，这些亮晶晶的斑痕尤其令我忧虑，我怀疑父亲的身上迟早会长出一片一片的鱼鳞来。

为什么我总是担心父亲会变成一条鱼呢？

这不是我的妄想，更不是我的诅咒，我父亲的一生不同寻常，我笨嘴拙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他与鱼类之间暧昧的关系，还是追根溯源，从女烈士邓少香说起吧。

凡是居住在金雀河边的人都知道女烈士邓少香的名字，这个家喻户晓的响亮的名字，始终是江南地区红色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颗音符，我父亲的命运，恰好与这个女烈士的亡灵有关。

库文轩，我父亲，曾经是邓少香的儿子——请注意，我说曾经，我必须说曾经——这个文绉绉的极其虚无的词，恰好是解读我父亲一生的金钥匙。

邓少香的光荣事迹简明扼要地镌刻在一块花岗岩石碑上，石碑竖立在她当年遇难的油坊镇棋亭，供人瞻仰。

每逢清明时节，整个金雀河地区的孩子们会到油坊镇来祭扫烈士英魂，近的步行，远的乘船或者搭乘拖拉机。

一到码头，就看得见路边临时竖起的指示牌了，所有路标箭头都指向码头西南方向的六角棋亭，扫墓向前三百米。

向前一百米。

向前三十米。

其实不看路标也行，清明时节棋亭的横檐会被一幅醒目的大标语包围：隆重祭奠邓少香烈士的革命英魂。

纪念碑竖立在棋亭里，高两米，宽一米，正面碑文，与其他烈士陵园的大同小异，孩子们必须把碑文记得滚瓜烂熟，因为回去要引用在作文里，真正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纪念碑后背的一幅浮雕，浮雕洋溢着一种革命时代特有的尖利而浪漫的风情，一个年轻的女人迎风而立，英姿飒爽，她肩背一只箩筐，侧转脸，凛然地怒视着东南方向。

那只箩筐，是浮雕的一个焦点，吸引了大多数瞻仰者的目光，如果看得仔细，你会发现那箩筐里探出了一个婴孩的脑袋，圆鼓鼓的一个小脑袋，如果看得再仔细一点，你可以看见婴孩的眼睛，甚至可以看清那小脑袋上的一绺细柔的头发。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奇，邓少香的传奇扑朔迷离。

关于她的身世，一个最流行的说法是其父在凤凰镇开棺材铺，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所以人称棺材

## &lt;&lt;河岸&gt;&gt;

小姐。

棺材小姐邓少香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说法版本不一。

她娘家凤凰镇的人说她从小嫉恶如仇，追求进步，镇上别的女孩嫌贫爱富，她却是嫌富爱贫，自己相貌出众，家境也殷实，偏偏爱上一个在学堂门口卖杨梅的泥腿子果农。

概括起来，这说法与宣传资料基本保持一致，她出走凤凰镇，是为了爱情，为了理想。

而在她婆家九龙坡一带曾经流传过某些闲言碎语，内容恰好与娘家的相反，说邓少香与果农私奔到九龙坡很快就后悔了，不甘心天天伺候几颗果树，更不甘心忍受满脑子浆糊的乡下人的奚落和白眼，先是跟男人闹，后来和公婆全家闹，闹得不可收拾，一把火烧了自家的房子，跺跺脚就出去革命了。

这说法听上去是家长里短的庸俗，总结起来就有点阴暗了，邓少香是好高骛远才去闹革命的？

是放了火才去闹革命的？

这别有用心的说法就像一阵阴风刮过，严重玷污了女烈士的光辉形象。

有关方面及时在九龙坡乡派了一个工作组，严加追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谣言，开了三次批判会，分别批斗了邓少香当年的小姑子，还有一个地主婆和两个老富农，很快肃清了流毒，后来就连九龙坡的贫农也没人去散布这种谣言了。

无论是娘家凤凰镇，还是婆家九龙坡，邓少香做出那么大的事，是两边的人都不敢想象的，谁想得到呢？

战争年代金雀河地区腥风血雨，为金雀河游击队运送枪枝弹药的任务，竟然落在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媳妇的肩上。

游击队在河岸神出鬼没，邓少香也必须神出鬼没，她恰好有这样的天赋，也有这个资本。

凤凰镇上娘家的棺材铺，是一个天造地设的根据地，死人和殡葬的消息总是最先传到棺材铺，每当运送任务繁重的时候，邓少香会设法回到娘家，把枪支弹药藏在死人的棺材板里，自己乔装成披麻戴孝的哭丧妇，一路哭到荒郊野外的坟地，看着棺材入土，她的任务就完成了，其他的事由游击队员来做。

所以，有人说邓少香做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事，主要是靠了三件宝，棺材，死人，还有坟地。

那次到油坊镇来，邓少香的任务其实很轻，只要把五枝驳壳枪交给一个绰号棋王的地下党员。

所以，邓少香有点轻敌了。

她没有事先打听油坊镇一带殡葬的消息，也没打听好油坊镇的坟地在什么地方，就确认了接头人和接头的地点。

那是唯一的一次，她运枪没有依赖娘家的棺材，只动用了婴孩和箩筐，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想到，离开了三件宝，离开棺材死者和坟地保驾护航，她的油坊镇之行会变成一次不归路。

邓少香把五枝驳壳枪缝在婴孩的襁褓里，背着箩筐，搭乘一条运煤船来到油坊镇码头。

在码头上她向人打听棋亭的方位，别人向西边的六角亭指了指，说，那是男人下棋的地方，你个妇道人家去干什么？

难道你也会下棋吗？

她拍拍背上的箩筐，说，我哪儿会下棋？

是孩子他爹在那儿看棋王下棋呢，我要去找他。

邓少香背着箩筐进了棋亭，她不知道在棋亭里下棋的两个穿长袍马褂的男子，一个是换了便衣的宪兵队长，看上去文质彬彬，貌似棋王，另一个面孔白皙，东张西望，戴着眼镜，镜片后的眼神非常犀利，也像一个棋王。

她一时猜不出谁是棋王，就对着棋盘说了接头暗号，天要下雨了，该回家收玉米啦。

下棋的两个人，一个下意识地看看棋亭外面的天空，另一个很冷静地打量着邓少香，拿起一只棋子放到对方的棋盘上，说，玉米收过了，该将军了！

暗号对上了，邓少香并没有放下背上的箩筐，她注视着石桌上乱七八糟的棋局，突然怀疑他们不会下棋，嘴里敏感地追问了一句，怎么将？

宪兵队长愣了一下，故作镇静地瞥一眼对手，问，你说呢，怎么将？

另一个人斜睨着邓少香，紧张地思考着什么，抽车将，跳马将，炮——炮怎么将？

## &lt;&lt;河岸&gt;&gt;

他嘴里念念有词，目光下滑，眼神渐渐猥亵起来，突然他狂笑了一声，棺材小姐你很聪明嘛，你知道炮怎么将？

炮往你那里将嘛！

邓少香的脸色变了，背着箩筐就往棋亭外面走，边走边说，好，不管你们了，怪我自己不好，你们男人下棋，我一个妇道人家插什么嘴？

她走晚了。

对面的茶馆里突然站起来好多茶客，如临大敌地往棋亭奔来。

邓少香走到棋亭的台阶上，看见那么多男人站在棋亭四周，就站住不动了，她说，真没出息，你们这么多男人来对付我一个女人，也不嫌丢人？

邓少香的冷静令人惊讶，而她爱美的天性差点让她当场牺牲，宪兵们看她把手往蓝布褂子里伸，都紧张地掏出了枪，不许动，不许动！

结果发现邓少香从怀里掏出一个粉色的胭脂盒，她打开盒子，盒子盖上嵌着一面小镜子，她竖起那面小镜子照着四周的人群，一个明亮刺眼的光斑在宪兵们的脸上跳跃，宪兵们纷纷躲避着那个光斑，不许照，不许照，放下镜子！

有人慌张地冲上去，用刺刀顶住了她的身体。

邓少香这才把镜子对准了自己，手指刮着胭脂，朝脸上扑脂粉。

都是胆小鬼，一面小镜子，把你们吓成这样！

她一边仔细地扑着粉，一边喷着嘴说，可惜呀可惜，才买了这么好的胭脂盒，都没机会用，也就能用这一次了。

宪兵队长不允许她扑粉，派人上去夺下了她的胭脂盒，邓少香又指着箩筐说筐里有一把木梳，让宪兵递给她，说不让扑粉就不扑了，她还要梳头发。

宪兵队长不允许她梳头发，骂骂咧咧地说，你个十三点臭婆娘，死到临头还臭美，打扮得那么好有什么用？

你要去阴间相亲吗？

两个宪兵过去拖着那只箩筐跑，箩筐里的婴孩这时候第一次啼哭起来，那婴孩的哭声很奇怪，气息微弱而有节制，听起来像一头小羊的叫声。

邓少香如梦初醒，她追着箩筐跑，嘴里说，等等，我的孩子在筐里呢，你们等等呀，别吓着我的孩子。

她拼命地撞开宪兵们的腿和胳膊，俯下身去在婴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婴孩的啼哭应声停止，她还要亲第二口，一个宪兵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另一个宪兵反架着她的胳膊，把她推到了棋亭里。

邓少香面无惧色，她知道这一次在劫难逃，对于劫难的细节，她却并不清楚。

为什么要到棋亭里来？

她问宪兵队长，这是男人下棋的地方嘛，你们要让我在这里示众吗？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ô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 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近乎病态的狂想曲，仿佛穿着黑漆外套，任性而优雅。

——小说家 [美]约翰·厄普代克 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

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

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哈佛大学教授 王德威 来自香椿街上的少年漂泊到河流之上，空旷、孤寂，仿佛穿透了历史烟云而陷入现实迷障。

青春成长的烦恼与人性的变异妖孽般纠缠在一起，质朴的船民和势利的市民对立而又相似，傻子扁金屁股的鱼纹和库文轩的胎记，该消失的和不该消失的一样无奈。

《河岸》是超越《妻妾成群》、《红粉》、《米》的扛鼎之作，苏童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因此更为深远。

。

——编后感言 王干



<<河岸>>

编辑推荐

一条河。  
一群流放者。  
一段发囫的历史。

《河岸》：沉寂三年，苏童真正意义上的新长篇！

追忆并不遥远的1970年代 读过余华的残酷《兄弟》，再看苏童笔下的荒诞青春！

1. 文坛鬼才苏童历时3年、精心打造，《兄弟》之后，再述1970年代的残酷青春。
2. 《河岸》超越《妻妾成群》、《红粉》、《米》苏童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因此更为深远。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